

佳节话俗

元宵灯节

(国家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 钱国丹

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又到了。那个晚上,是灯之展览、灯之争奇斗妍、灯们最火爆最具规模的聚会。年复一年,年年元宵,年年灯节。大风国泰民安时,灯节就热闹非凡,老百姓就欢欣鼓舞;反之,灯节也萧条了,百姓也落魄了。宋朝的陈烈写过这样一首诗:富家一碗灯,太仓一粒粟;穷家一碗灯,父子相聚哭。风流太守知不知?犹恨笙歌无妙曲。

试想如果年岁不好,或者兵荒马乱,民不聊生,遍地哀鸿,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,哪有心思、哪有闲钱搞什么灯节?那糊涂的福建太守蔡君谟还搞摊派,必得一家一灯,千古骂名自然就逃脱不了啦。

提起灯节,我就想起关于元宵灯的歌儿来。有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叫《五哥放羊》:正月里正月正,正月十五挂上那红灯。红灯(那个)挂在(那个)大门外,单(来)等我五(那个)哥他上工来……

这是一个地主小姐跟长工的爱情故事,有点酸楚,有点委婉,也有点小资。

下面的这一首,就比较革命的了:都说那十五的月儿亮,比不过那军属门前的大红灯。大红灯(那个)大红灯,灯上写的是光荣,红灯挂在大门外,照得全家红通通……

毋庸置疑,这是首拥军爱民的歌。歌中的主人公张大哥,正在朝鲜战场上“英勇杀敌立功”呢,这样的家庭,当然该好好慰问,好好关心,元宵

宵节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,都被当做搞劳的奖品挂到军属门上了。

我头一回看黄梅戏,就是《夫妻观灯》。那时候我正读初中一年级,花了一角钱买了张戏票,挤进那人头攒动的剧场。这个戏人物简单,只有小夫妻俩,他们一问一答,一唱一和,载歌载舞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。在这之前我看过几次越剧,以我十一二岁儿童的心智,觉得越剧悲悲切切、缠缠绵绵有点难懂;哪比得《夫妻观灯》欢天喜地、明白易晓、朗朗上口?这以后,凡课间休息时,同学们常常夸张地模仿着舞台动作,一边唱那黄梅曲调:

长子来看灯,他挤得颈一伸。
矮子来看灯,他挤在人网里行。
胖子来看灯,他挤得汗淋淋。
瘦子来看灯,他挤成一把筋……

同学们乐此不疲,校园里充满着欢乐的旋律和笑声。

我的家乡是著名的工艺美术之乡,花板雕、象牙雕、石雕、木雕、泥塑、漆画、细纹刻纸等等,成就了一批人才。打开网页搜索“乐清象阳”,肯定会找到那些个大鼎鼎的工艺美术大家。所以扎糊些元宵彩灯什么的,完全是小菜一碟。简单的灯,家家户户都会做,聪明的主妇就在这个时候比心灵手巧,元宵前保密着,等到灯节这天拿出来,赚了个赞美和风光。

记忆最深是一种“马灯”(不是那种旋转的走马灯),那是一匹匹簇扎

纸糊、画上眼鼻嘴脸、装上长长尾巴的“马”,分前后两块,都点着蜡烛,用细绳分别系牢在半大孩子们身前背后,看起来他们就像骑在马上一样。孩子们且歌且舞,仿佛马群在草原上奔腾跳跃,烛光把马体照得通明透亮。那时我还小,很羡慕有资格穿着红袄绿裤的哥哥姐姐们。有一次灯会结束,一位叫小春的女孩却哭得委屈,原来蜡烛翻倒,烧了马灯烧了缎裤子还烧了她的屁股。

村子里有扎得龙船灯的高人,此君不但懂得天文、地理、文学、历史;且雕、塑、镂、画无不精通。

扎龙船灯是一项大工程,往往得花几个月的时间。灯的大小、形状,是仿古代皇帝坐的龙船。船身分四五层,层层雕梁画栋,间间金碧辉煌;门窗是细纹刻纸的,精致考究,“墙”上的楹联壁画,美不胜收;人物的头脸是彩泥捏的,惟妙惟肖,衣服是彩纸剪的,巧妙合身。每层都是一台戏,或《水浒》,或《西厢》,或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白蛇传》《封神榜》,一出,像立体的连环画,绕船一周就是一个故事,把龙船弄得像个多层次的露天剧场。几百号人物造型准确,神采奕奕;摇动船下的机关,仕女们衣袂飘飘似歌似舞,武将们枪来戟往,打得如火如荼。

这样的龙船灯带头,后面跟上童子观音灯,八仙过海灯,百兽闹春灯,鲤鱼莲花灯……更有锣鼓钵铙镗,喇叭唢呐齐鸣,把个灯会搞得轰轰烈烈,热火朝天。男女老少扶老携幼纷至沓来,真是人山人海叹为观止。

如今,城里的灯节似乎更为隆重了,除了五花八门的传统灯笼,还有各种电子灯、霓虹灯,闪闪烁烁,变幻无穷;配以彩车,台阁,炮仗,焰火,更兼来自四乡八镇的狮子队、舞龙队、歌舞队,腰鼓队;真是火树银花,车水马龙,正应了李清照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: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……

爱清静的人,自然到灯火阑珊处,那里有一盏盏宫灯,挂着一条条精彩的灯谜。灯谜集知识之大成,没有相当的文化根基是不敢问津的。在这里,文人雅士济济一堂,叙叙旧情,亲身“射虎”,实在是一年一度难得的赏心乐事呢。

元宵灯节是一年之中最闹的节日。往往倾城而出,万人空巷。年轻的父母们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,君不见《红楼梦》里那个苦命的芙蓉——就是在元宵灯节观灯时被人拐走的,当时她才3岁。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子,当卖来卖去,受尽欺凌;后来还成了流氓地主薛蟠的小妾,历尽沧桑……

所以在这一天,就有很多人观不成灯,因为他们要为大家的安全操心啊。像我们这些“如今憔悴,凤髻雾鬓,怕见夜间出去”的人,应该是静静地呆在屋里,“不如向帘儿底下,听人笑语”了。

涉笔成趣

闹花灯

徐成龙 (捡拾文字的麦粒)

正月十五闹花灯,是家乡的传统习俗。据记载,闹花灯的习俗始于西汉,兴盛于隋唐。隋唐以后,历代灯火之风盛行,并沿袭传于后世。在正月十五晚上,街头巷尾,红灯高挂,有宫灯、兽头灯、走马灯、花卉灯、鸟禽灯等等,吸引着观灯的群众。

民间流传着王安石妙联为媒的逸闻趣事:王安石二十岁那年赴京赶考,正逢元宵节,他路过一地,边走边赏灯,看见一家大户的门口高悬一盏走马灯,灯下挂着一副对联,征对招亲。联曰“走马灯,灯走马,灯熄马停步”。王安石一时对答不出,便默记在心里。到了京城,主考官以“飞虎旗,旗飞虎,旗卷虎藏身”让王安石应对。王安石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,随口以“走马灯,灯走马,灯熄马停步”应对,最终金榜题名。返乡途中,王安石又以主考官出的上联,回对那副招亲联,结果被招为乘龙快婿。一副巧合的对联,成全了王安石的两大喜事,一时传为佳话。

闹花灯对于孩子来说是最为期待的,严冬渐远,春风拂来,盼星星盼月亮,过了年,元宵节终于如约而至。到了元宵这一天,可以闹花灯了,小伙伴们高兴得不得了,三五成群聚在一起,叽叽咕咕、指手画脚,互相透露自家会制作什么灯笼。吃过午饭,大人们开始张罗制作灯笼,先拿出前几天准备好的铁丝和竹篾,扎出一个自己喜欢的花卉或动物的框架,左看右看,觉得没有什么瑕疵了,绑上插蜡烛的底座,然后小心翼翼地糊上白纸,贴上各种颜色的剪纸,灯笼便大功告成,看上去栩栩如生,活灵活现,漂亮极了。此时,我们小孩也不会闲着,围着灯笼蹦蹦跳跳跑来跑去,或站在旁边给父母打下手,时不时地看一看、摸一摸,爱不释手的样子,满眼含着笑。

到了晚上,急匆匆地吃了羹,我手捉父母制作的鲤鱼灯笼,点亮蜡烛,通明透亮,兴高采烈地走出户外。夜幕降临下来了,村里黑黢黢的,小伙伴们越聚越多,灯笼也越聚越多,有兔子灯、鲤鱼灯、荷花灯、蝴蝶灯、五角灯,五花八门,赏心悦目。大家嘻嘻哈哈,边走边看,相互比着谁家家的花灯做得好看,甚至为了比个高低,脸红脖子粗,你一言我一语地据理力争。自然,吵归吵,闹归闹,争执了几下便握手言欢,各自提着灯笼继续在村子里转悠。

村子里星星点点、闪闪烁烁,似繁星降落在人间,映红了孩子们的笑脸。有人来了兴致,调皮地拿自己的花灯直撞别人的花灯,人家看见了,怕自己的花灯被撞坏,左躲右闪,大呼小叫,热闹非凡。突然,“嗖”的一声响,有人放烟花了,一个个烟花腾空而起,在空中绽放烟花绽放绽放,引得小伙伴们拍手叫好,整个村子洋溢着热闹的气氛。直至夜深了,孩子们在家长的千呼万唤中,才很不情愿地回到家。

提起元宵节,自古以来就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,许多诗人赋诗咏之。唐代诗人苏味道在《正月十五夜》云: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。”生动地描绘了正月十五晚上,灯火璀璨、月光皎洁、人潮汹涌的情景。唐代诗人崔液在《上元夜》上曰:“玉漏银壶且莫催,铁关金锁彻明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,何处闻灯不看来?”诗人把元宵佳节人们涌出巷口,融入大街,通宵达旦,兴致勃勃地观赏花灯表达的灵活传神,给人以无限想象和回味。一边观灯赏景,一边沉浸在古诗词中,领略古人欢天喜地闹元宵的盛况,别有一番意趣了。

一年又一年,绵延不绝的闹花灯,点缀乡村的元宵之夜,像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,浓缩在我孩提的记忆中,历历在目。

茶言观展

古村里的年味

任秀玲 摄



过完元宵,照理说,“年”就结束了。但农村里的年味,往往会持久一些。

屋檐下的灯笼依然高挂,门前的春联仿佛墨迹未干。孩子们会抓住寒假的结尾,放放鞭炮,疯玩一番。

我们常说,年味淡了。但倘若你有心去台州的古村落走走,会发现年的气氛,在这里浓郁依旧,久久未消散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意味人心

元宵十四过

(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) 陆勇锋

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,在我的家乡台州却是十五的元宵十四过。

为什么十五的元宵却要十四过呢?据说这事跟戚继光在台州抗倭有关系,有较真儿的人还真就去翻史书方志细加考证,言之凿凿地说这是瞎扯。

台州府地处东南沿海,明朝年间受倭寇之害不浅,戚继光在台州抗倭救民功德无限,留下了不少或真或假的传说,老百姓把各种民俗文化与戚继光抗倭扯上关系,那是感念戚大将军的功绩,非要正经八百地去戳破,那似乎也太煞风景了点。

不管是不是因为戚继光,反正台州人就是正月十四过元宵了,如同将除夕叫做三十夜,正月十四也叫作

十四夜。中国人过节怎都离不开个吃字,既然过节的时间都独树一帜了,台州在过元宵时吃的东西自然也与众不同。

北播元宵南包汤圆,而台州吃糟羹。糟羹又叫山粉糊、番薯糊,这么朴实的名字一听就知道糟羹和番薯粉肯定大有关系,没错,糟羹就是以番薯粉——台州又称之为山粉——为主料,加以各种切成细丁的配料煮成的糊状食品。我老家台州天台偏给取个名字叫“糊辣沸”,着实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糟羹、山粉糊也好,糊辣沸也罢,关键在于选料要好,精肉、冬笋、香菇、荸荠、油豆腐、胡萝卜、年糕、菠菜等

等,细细切熟,加水煮开,同时把番薯粉在温水中调成浆,水开后调小火,将番薯粉浆水慢慢倒入并不间断搅拌,直至变成糊状后略加调味即可。

在半透明的番薯粉糊中,年糕雪白、胡萝卜管红、菠菜——老人家管叫菠菜菜,这个嫩字,一股水灵灵的画面感——管笋、冬笋、荸荠提供爽脆,精肉、年糕负责粘韧;香菇和冬笋一起鲜,精肉、油豆腐等飘不同的香。热气腾腾出锅来,是又好看又好吃。据说老吃客能够不用筷子不用勺,光端着碗边转边吸溜,一会就能干脆利索吃完一碗。

离家在外,能吃到家乡美食的机会本来就少,像糟羹这样的时节美食

就更少了。有一次在家乡过完年回来,家里人在满满的各色土产中又给塞了一袋子的番薯粉。那年的十四夜馋虫大发,我翻找出这袋番薯粉准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

按照记忆中的程序逐一加以复制,一切都很顺利,偏偏在最后关头,我忘了将番薯粉先行用水划开,直接投入沸水中,结果结成一团一团外熟里生的番薯粉块,以致功败垂成。馋虫难耐心尤不甘,收拾完残局后,我又重启炉灶,这回汲取经验和教训,得以顺利完成。

热气氤氲,我捧着这碗喷香美味的糟羹,吃得眉开眼笑,异乡的团圆节照样温暖美好。

读书之趣

古诗文里过元宵

(流浪杜桥街头的人间客) 项伟

元宵节,古时又称上元节、元夕或灯节,时间为农历正月十五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,古人称“夜”为“宵”,而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,所以称正月十五为“元宵节”。

“元宵节”源于民间“开灯祈福”的古俗,东汉时,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,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“燃灯表佛”,这就是元宵张灯的“雏形”。

隋唐时,元宵节已发展为集赏花灯、猜灯谜、放烟花、赛歌舞等娱乐项目为一体的民间重要节日,盛况一时。《隋书·柳传》就记录了这样的盛况:“每正月望夜,充街塞陌,聚戏朋游。鸣鼓聒天,燎炬照地。”当时的长安百姓,每逢元宵夜,往往呼朋引伴,倾城出动,观灯看戏。街头表演也极为丰富多彩,“人戴兽面,男为女服,倡优杂技,诡状异形。”

“元宵节”在古时还有另一面——它是古代青年男女极为看重、珍惜的土味“情人节”。

自唐宋开始,从正月十四到十六这三天,各地会开放宵禁,有灯街花市、通宵歌舞,热闹非凡,而平日里只能待在闺房中的少女们,也被允许结伴外出,这在客观上,为青年男女缔结情缘创造了机会和条件。于是,在这“花市灯如昼”的元夜里,便有了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的一见钟情;有了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郎情妾意;有了“但愿暂成人缱绻,不妨常任月朦胧”的柔情蜜意;但也不免有了上演“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”这类的爱情悲剧。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,爱情亦如是。所以,也就有了纳兰性德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”的千般感慨。
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词作《蝶恋花·密州上元》里记录了他在杭州、密州两地过元宵的情境与心情:“灯火钱塘三五夜。明月如霜,照见人如画。帐底吹笙香吐麝……寂寞山城人老

也。鼓吹笛箫,乍入农桑社。火冷灯稀霜露下。昏昏雪意垂垂野。”东坡居士曾在杭州做过地方官,在那里过了几个惬意的元宵节。杭城自古繁华,元宵夜自然是流光溢彩,火树银花,富贵人家更是香车宝马、帐底吹笙,极尽奢华。如今被贬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密州,心境本就不好,又过了个无灯无火、孤单寂寞的元宵节,两相对比,他顿生“清冷萧索”之感。加之当地连年蝗旱,民不聊生,更让这个爱民之官都那都那,才四十岁的他,就发出“人老”的感叹。

不过也并非全是伤心、沮丧之事,元宵夜城郊散步时,他碰巧听到了箫声鼓乐,见到了百姓祈求丰年的社祭场面,此时云垂四野,晚来欲雪,诗人触景生情,隐隐然,便萌生出几分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希望来。

而同样感慨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的,还有时年六十多岁,因战乱避难于江南的李清照。这位被后人誉为